

我是麻雀小雀

谢华良 著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是麻小雀 / 谢良华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5.10
ISBN 978-7-5513-0837-3

I. ①我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儿童故事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15419号

我是麻小雀

作 者	谢华良
绘 画	貳小五
责任编辑	马凤霞 王婧殊
装帧设计	泽 海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tbwytougao@163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70千字
印 张	4.875
版 次	201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837-3
定 价	1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印厂电话: 029-89107718



麻小雀从乡下来城里读书，他表面很快乐，内心却充满忧郁和孤独。他最喜欢小动物，除了以前养过一只小兔子，有一天还救了一只“小麻雀”……他努力地想表现自己，但总是凭着好心把

事情办坏：清扫厕所时写了歪诗、损坏了东西不知道赔什么、想要助人为乐却把人帮助哭了……这就更像一只乡下“小麻雀”了。班主任李老师，也就是周一兔的妈妈，经常摇着头对他说：“麻小雀呀麻小雀，唉，你呀你呀，你可真是一只不懂规矩的‘小麻雀’……”后来，李老师生病住院了，同学们都说是被麻小雀气的，麻小雀非常难过。这时，新老师乐咪咪来了，她却是个很喜欢叽叽喳喳、很喜欢“小麻雀”的人。于是，麻小雀的新故事又开始了……

目 录

01 小麻雀飞进了教室 /1

02 告诉你没啥 /10

03 疯 跑 /16

04 墙上的歪诗 /23

05 得到一个“红包” /30

06 助人为“哭” /37

07 赔什么 /44

08 拾“金”不表扬 /50

09 落汤鸡 /55

10 笼子里的小麻雀 /61

11 帮倒忙 /67

contents

12 哈哈怪笑 /74

13 新老师 /80

14 厕所所长 /87

15 房脊上的猫 /92

16 寻“猴”启事 /98

17 赤膀小组 /105

18 啦啦队 /112

19 饭盒掉在了地上 /119

20 双簧变单簧 /126

21 高手成了高脚 /132

22 秘密 /138

23 咪咪老师的同桌 /144

01 小麻雀飞进了教室

我叫麻小雀。

我从乡下刚转到六年一班时，和周一兔坐同桌。我和许多乡下孩子一样，随着父母转学或者被父母送到了城里上学。我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好，或许父母这样是为了我们好。我们这样就会好了吗？我们到了城里，付出的种种努力换来的却是嘲笑和伤害，还有离开家乡的那种孤独和忧郁，父母们都能想得到吗？我的妈妈不会想到了，因为她已经去世了。我也不指望我的爸爸能得到，因为他很少说话，也很少思考，只是固执地认为

这样就是对我的爱。虽然爸爸他自己都离不开乡下那个家，只是偶尔来城里看看我，但我真的不指望他什么。何况我已经渐渐适应了城里生活，渐渐都觉得和乡下没什么关系了。

对了，你可能已经知道了，周一兔是我们班主任李老师的女儿，我刚来的时候她对我非常好，我们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。不好意思的是，我那时总爱哭鼻子……当然，现在我变了，别人叫我“麻小雀”或者叫我“小麻雀”，我都乐于接受，大家也都说我活泼乐观了。嗯嗯，就是说，我不那么喜欢哭了呗，这是不是就证明长大了呢？

最近，同学们的个子都如雨后春笋般地往上蹿，我们的座位不得不调换，我和周一兔就分开了。我当初还以为，能和她一直都坐同桌呢！调换座位的那两天，我和周一兔谁也不说话，我们都有些难过。但周一兔后来送我一句话：“请你相信，我一看到天上飞的麻雀，就会想到你的！”我抬头看看天，想着，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时光啊……

我现在坐在教室的前面。我的个子不如别的同学长

得快。我的新同桌是马匹克，他的个子比我长得还慢。我们很快成为朋友，我们俩都喜欢用对方的绰号开玩笑，我叫他马小猴，他叫我小麻雀……

小麻雀在我们北方，无论城里还是乡下，随处都可见到，树上落的、天上飞的、在空地上觅食的，还有在房檐上蹲着唠嗑的，总之，多的是。

我每天坐在教室里，随便往窗外一望，都会看到有三五只麻雀一掠而过。有时候，它们还会蹲在外边的窗台上，探头探脑地往教室里看，看着看着就会叽叽喳喳叫上几声，可能是想学着我们读课文，也可能是想叫我们出去玩吧。有时我看着它们，我就会想到乡下，想到这些麻雀是不是也从乡下飞来的。

不过，小麻雀轻易不飞进我们的教室，哪怕是窗子都打开的时候。

当然也有例外。那天午后，我们正在教室里读课文。班主任李老师，也就是周一兔的妈妈，站在讲台上看着我们读。

“大声点，再大声点！”李老师不住地提醒我们。

可我们的声音忽高忽低。我们已经非常困倦，不得不承认，我们把课文读得一塌糊涂。

“你们这个样子，还像六年级的学生吗？”李老师很不满意，她用鼻子哼了一声，又咚咚地敲了两下黑板，“精神些，再精神些！”

但是我们只精神了几秒钟，声音就又低下去，七长八短的，乱得像一锅粥。

李老师停了下来，很生气地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，就连续叫起了几个同学。因为这几个人表现得最不好，已经快要睡着了。

不好意思的是，这里除了周一兔，也有我一个。

虽然我们几个都站了起来，但全班读课文的效果并没有好到哪里去。又过了一小会儿，我们站着的和其他坐着的都觉得适应了，该困的又开始困了，读课文的声音又低了下去，并且声调七零八落地拉长，有时又抽筋似的突然缩短……好像比先前更糟糕了。

就在这时，一只小麻雀扑棱棱地飞进了教室。

全班同学为之一振。

李老师事先备课的时候一定没有考虑到这一点。她



惊讶地盯着那只小麻雀，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。

郭小小她们几个娇气的女生，用手抱住脑袋，哇哇地怪叫着，仿佛那只小麻雀是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。

“抓住它……快，打死它！”我的同桌马匹克也像个女生似的，缩起脖子嚷着，还抬头去看李老师的反应。你已经知道了，马匹克现在是我的新同桌。但我很不喜欢他这个样子。

“对，快抓住它，快，打死它……”李老师举着手里的书，居然也对那只小小的麻雀大声地喊起来。

男生们都兴奋了，有的跑到前面拿来了扫帚，有的跑去关门、关窗户……

我那一刻很震惊，不知道李老师和同学们为什么对小麻雀有那么深刻的仇恨，捉住它，还要打死它？

“不！”我说，“放掉它！”

我的声音很大，用李老师的话说，我是“人小声大”。我的声音一定非常特别，因为在那一刻，同学们都停了下来，冲着我莫名其妙地看，接着就是一阵不可思议的哄笑。

我知道我的想法常常让别人不理解，就像我也常常

不理解别人的想法一样，但这又实在是没办法的事。

“放掉它！”我固执地重复着这句话，并努力控制住眼泪，“放掉它！”

我说着冲过去，把刚刚关上的两扇窗户都推开了。我觉得小麻雀是无辜的，小麻雀对我们是很友好的，我们也应该很友善地对待它！那只小麻雀终于看到了我推开的窗户，终于想起了自己由哪里飞进来也可以从哪里飞出去……总之，它终于领会了我的意思，扑棱棱地扇动翅膀，呼地一下，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。

我舒了一口气。

我并没想“哗众”，当然更不想“取宠”。同学们都扑了空，向我扑过来，围着我，遗憾而又愤怒地大喊大叫。我知道，我做了一件让他们觉得“哗众取宠”的傻事。

当然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了，甚至一下课同学们就会把它忘掉，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想起它来。

但是我想，这件事对于那只小麻雀来说，一定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不知道它飞到外面后，该怎样向其他麻雀描述这个过程。但有一点我相信，它以及它的伙伴们再

也不会靠近我们的教室了。我也真希望它们今后有事没事少往我们教室里飞，因为教室对它们来说真不是随便来玩的地方啊！

你可能听出来了，我非常喜欢小麻雀。

对了，在所有的鸟类中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小麻雀。当然，在所有的动物中，我还喜欢过小兔子。这一点，我以前的同桌周一兔可以证明，我就不再多讲了。

我为什么会喜欢小麻雀呢？因为我觉得小麻雀既活泼可爱，又不像其他鸟类那样娇气，冬天来了，也不要成群结队地飞到南方去。

可我的新同桌马匹克却不这样认为。他说小麻雀最令人讨厌了，长得灰不溜秋的，还总是偷吃农民的粮食。他告诉我，暑假的时候他去麦田，就看见一些农民伯伯在追打小麻雀呢。说这话的时候，马匹克一脸坏笑地看着我，仿佛我就是一只被迫打的小麻雀，哼！

我当然不同意马匹克的观点。

马匹克当然也不会同意我的观点。

我们就经常为“小麻雀是益鸟还是害鸟”这样的问题，争得面红耳赤。

“哼，爱谁是谁，我就喜欢小麻雀了，怎么啦？告诉你没啥！”我对着马匹克喊，喊得他一愣一愣的，半天缓不过神来。

02 告诉你没啥

或许，是因为我的某些地方很像小麻雀吧，比如长得干巴巴，模样很普通啦，比如和马匹克一争论起来就叽叽喳喳声音很高啦；或许，是因为我叫麻小雀，又非常喜欢小麻雀，那天还在教室里放走了一只小麻雀吧……总之，“小麻雀”代替了我的名字，成了每个人都知道的绰号。

以前只是周一兔和我开玩笑时这样叫我，后来马匹克也喜欢这样叫我。现在，我们班的同学都这样叫我，全校同学都这样叫我，所有认识我的人也都这样叫我。

大伙儿都叫我小麻雀，好像忘了我原来的名字。其实我并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。

我对同桌马匹克说：“我就是一只从乡下来的小麻雀！我就是喜欢小麻雀，你们喜欢叫我小麻雀就随你们叫，我就是喜欢喜欢超级喜欢，告诉你没啥！”

“哟！哟哟哟……”马匹克对我的“喜欢”嗤之以鼻，“好，那我就叫你小麻雀小麻雀小麻雀……”这段时间，马匹克总是这样，每叫我一次“小麻雀”，就仿佛巧妙地骂了我一次，占了很大的便宜似的，还要跟着坏笑几声。

这确实有点奇怪。本来，我对“小麻雀”这个绰号，就是很喜欢的嘛！为了表达我的喜欢，更为了表达我对他的回报，马匹克每叫我“小麻雀”的时候，我就叫他“马小猴”。本来我想叫他“马小驹”，但我怎么看他都更像一个“马小猴”，模样像，聪明劲儿像，动不动耍个小脾气的样子也像。

但马匹克并不领情，每当我叫他一次“马小猴”，他就脸红脖子粗地叫上十句甚至二十句“小麻雀”，并且紧跟着十次甚至二十次坏笑。

郭小小她们都认为我和马匹克的关系不好，常当着我的面说马匹克的坏话，这才是我最讨厌的事！你们怎么就认为我和马匹克关系不好呢？就因为我们俩经常叽叽喳喳地争论，并且经常争得面红耳赤吗？或者，就因为他经常叫我“小麻雀”、我经常叫他“马小猴”吗？

“哼，告诉你没啥！”

马匹克看我半天，突然问我：“小麻雀，你整天嘴上挂着这句话，到底是在告诉谁呀，这没啥那没啥的？”

我说：“哟！马匹克，敢情你还糊涂着呢！我现在就在告诉你呀！别人的嘲笑啊、坏笑啊、怪笑啊……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没啥了不起的呀！”

马匹克说：“你总是这样告诉我，烦不烦？”

“烦？”我说，“马匹克，你开始烦我了？周一兔可盼着我再和她当同桌呢！”

马匹克把头扭向窗外，不理我。

可没过两分钟，马匹克就把这茬儿给忘了。他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似的，拉起我往窗外看。

“小麻雀快看！”他说，“篮球！”

正是午休时间，一群低年级的同学在球场上玩篮球。